

王竹溪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公安县委员会 编撰



华文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公安县委员会 编撰

王竹溪传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竹溪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公安县委员会编撰.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9.12
ISBN 7-5075-0980-X

I. 王… II. 中… III. 王竹溪-传记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108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话 (010) 63096781 (010) 66063891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625 印张 插页: 0.5 印张 135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价: 16.00 元

引 子

东清河，在公安县境内自北向南蜿蜒流过。两岸垂柳绿杨，河水澄澈清幽，一带旖旎风光。

在麻豪口附近，东清河拐了一个弯，河面稍宽，略呈环状，形成一处深潭。地以潭名，这里就叫潭子湾。因望族王姓在此居住，又称王家台。

王竹溪就出生在潭子湾。时间是 1911 年 6 月 7 日（农历五月十一），正是仲夏时节。

王竹溪的父亲王才俊，为清同治十年（1871 年）秀才，当地人称“王二爹”，此时已届“不惑”之年。听到接生婆向他道个“大喜”（公安农村称生儿子为“大喜”），王才俊脸上立刻红光泛起，神采奕奕。

五月十三日，“洗三”那天，王家宾朋满座，喜气盈庭。族中长者打量着女佣怀中的这个婴儿，发话道：“才俊，你四十又喜得贵子，此乃族中之幸，何不请李先生给孩子取个乳名？”王才俊颌首而答：“遵命！”他躬身向李先生道：“就劳您的金口为小儿赐名吧。”

这位李先生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学究，饱读诗书，“学富五车”。只见他捻须踱步，沉吟片刻，发出一番宏论：此婴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口阔声亮，手长脚大，日后学成，必为栋梁之才，此为一喜；兄刚届“不惑”，又添贵子，此为二喜；多子多福，门庭兴旺，此为三喜；“三槐世第”，后继有人，此为四喜。

就取名“四喜”吧！

李先生的话音刚落，满堂宾客纷纷喝彩：好，“四喜”好！

“四喜”的乳名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四喜入学读书前夕，父亲按王氏宗族排行，为他取学名治淇。后来结婚时，又取号名竹溪。两个名字是取《诗经·卫风》“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之义。此后，以号代名，一直用“竹溪”二字。

若干年后，王竹溪从潭子湾这片沃土走向社会，走向世界，成为一位享誉国内外的杰出人物。

目 录

家风熏陶	(1)
初出茅庐	(8)
回乡养病	(13)
辗转麦伦	(18)
挑选大学	(22)
步入清华	(25)
剑桥深造	(30)
回国执教	(35)
团聚昆明	(41)
祭奠慈父	(47)
拜谒恩师	(50)
柳浪集贤	(52)
迎接光明	(55)
走出书斋	(58)
不凡实绩	(63)
三顶帽子	(66)
“文革”“礼遇”	(71)
焕发青春	(80)

恪守信仰	(86)
新的丰碑	(89)
桃李春风	(97)
科星陨落	(100)
附录一 中外学者对王竹溪的评述和回忆 ...	(102)
附录二 王竹溪亲属的回忆和缅怀	(134)
附录三 王竹溪生平大事年表	(149)
附录四 王竹溪著述详目	(167)
后 记	(173)

家 风 熏 陶

据《王氏族谱》记载，王竹溪祖籍江西豫章南昌县。明万历年间，王竹溪先祖迁移到湖北公安县侯旨店（后讹传为猴子店），以开荒种植为业，经辗转搬迁，最后定居麻豪口潭子湾。

王竹溪的祖辈初来潭子湾，家境十分拮据，加之祖辈多是单传，人丁单薄，显得异常寒苦。他们拼搏思变，希冀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获得发家致富。

然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是根本无法展翅高飞的。王竹溪的曾祖父王永松可能悟出了“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开始一面勤耕，以维持全家温饱，一面“悬梁刺股”，挑灯夜读，以求功名。之后，他涉足科场，考为贡生。祖父王贤综，继承父志，考取补廪秀才。自此，这种“勤耕苦读”的家风在王家中代代相因，承传久远。到祖父王贤综手上，置土地一百多亩，继后在潭子湾建造了“三槐世第”（王姓以“三槐”代指族姓，此俗始于北宋——编者注）的四合大院，在方圆数十里内，可谓首屈一指的大户。王竹溪父亲王才俊年少读书时，自己舂米背到塾学为炊；学校放假，即回家耕种，劳作之余仍读书习文不辍。在乡试中，王才俊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秀才，但因其时科举制度开始废止，所以无缘向上攀登，只好在家经营耕种，间习诗文。

民国初年，王才俊的文武才能受到当地政要的赏识，被委以区团总之职。由于他为人正直，藐视权贵，办事秉公，终为上司

所不容，不久卸任，回家赋闲，以读书自娱，兼引儿女习读。

王才俊的才具和品格，在王竹溪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对上，如区乡绅士之流，王才俊从不声息附会，多喜欢与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一次县里派人来检查公务，王才俊当面顶撞说：“这些事只要你们区长自己先做到，下面是会办的。”对下，王才俊效法孔孟之道，处世本仁义忠信，体谅穷苦农民，遇有灾、歉年景，收租看课便给予减免或缓期。

久而久之，在潭子湾一带，王才俊有了一个诨号——“别棍”，这是对其不满的那些人送给他的。厚道的农民则尊称他为“王二爹”。

王竹溪的母亲，姓黎，名雨生，家住同县杨家厂长江边南五洲。这一带的老人说，该女出生那天，天下瓢泼大雨，天昏地暗，呱呱坠地之时，其父顺口而出：雨生！

黎雨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出生，娘家为中等人家，父母的勤劳，加之“三从四德”的训教，使他从小就养成温顺善良的性格。嫁给王才俊后，生儿育女，赡养老人，缝补浆洗，饲养种菜，以亲躬为其乐，堪称贤妻良母。民国九年（1920年）7月，这位在幼年王竹溪的视野里以成天忙碌为天职的慈母，长辞人间。不满10岁的竹溪失去母爱，心灵的创伤与失落感一度使他恍恍惚惚。同时，慈母任劳任怨的精神，对其熏陶至深，日后变成了他如饥似渴求知的催化剂。

中途拆伴，不仅给王才俊精神上造成难以承受的痛苦，而且使家中的生活秩序一度混乱不堪。尽管他含辛茹苦既当爹又当娘，但昔日家庭常有的欢愉不复存在。正值“山穷水尽”的时候，在好心乡亲们的开导和撮合下，已近“天命”之年的王才俊娶进了继室聂玉秀。聂氏的到来，使得一家人皆大欢喜，眼前展

开了一片“柳暗花明”的新天地。聂氏也是一位慈母型女性，对黎氏所生的孩子们，视若己出，无微不至地照料，王才俊脸上的阴影逐渐消逝，孩子们的心灵创伤也被新的母爱所抚平。

王竹溪兄弟姐妹共6人，他排行第五，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大哥治昆，字耀怀，长竹溪13岁，二哥治镐，字铭西，长竹溪9岁，两个姐姐，分别长竹溪5岁、3岁，妹妹小竹溪8岁。在王竹溪8岁时，两个兄长已是满腹经纶，两个姐姐也能背诵《百家姓》、《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这所以勤耕苦读为本的家庭学校，实行的是父教子，兄教弟妹的循序渐进法。王竹溪的大哥、二哥的蒙师，就是父亲王才俊；大哥、二哥又分别担任弟妹及叔伯兄妹的门底师。这时，大哥治昆已考取武昌农业学院，除了寒暑假，这个家教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二哥治镐肩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治昆在入农学院第二年，因伤寒误诊，结束了年轻的人生。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无疑在王才俊尚未愈合的伤口处又撒上了一把盐。

王才俊对子女的严格要求，显示出他对子女的宠爱。长子的早逝，使这种宠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精神恍惚，一度不能自持，冥冥中，他好似听到治昆在说：爸爸，您要保重啊！弟妹们还要您去教他们哩！他猛然一惊，打起精神，把孩子们喊到堂屋，一句一顿地说：孩子们，你们大哥走了，这是命运所定；现在，你们要振作，要像大哥那样求知，那样为人……

此时，竹溪耳边回响着大哥的声音：竹溪，你是我教的弟妹中最聪明、最有灵性的一个，只要你终生勤奋，必然是王家最有出息的一个，你要珍惜啊！

对此，王竹溪铭刻脑海，终身未忘。

“昔孟母，择邻处”的故事，广传民间，历久不衰，自有其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王竹溪的祖辈三徙其家：江西南昌县——公安侯旨店——大至岗——潭子湾。从表象上看，似乎与孟轲母亲的三易住处有某种暗合之处，但真正的原因族谱上无记载，后人也不得而知。

据考查，王竹溪曾祖、祖父决定定居潭子湾，并非像史志学家所说这里是什么“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因为，他们选址潭子湾，建筑物要高出这四周地面，特别是在四合院内，还建造了躲水楼。这就是说，他们在清同治以前，就知道这里水患的危险了。

潭子湾物产丰富是实。这里，田连阡陌，稻香棉白，莲藕满池，鱼肥满塘。《公安县志》（清·同治版）载：清代中期以后，东清河上帆樯如林，北上通荆沙，南下入洞庭；麻豪口由一个渡口逐步形成集镇。镇上发展有逸林街、顺河街、益阳街、茅草街、东街、新街等，有店铺、行栈、旅馆、摊贩等二百多家，居民五百多人，一座木桥连接南北两岸。

王竹溪幼年在家学课读时，父亲和两个哥哥常常绘声绘色地给他讲：“你知道荆楚出才子吗？”“不知道。”“荆楚才子，就是在楚文化的熏陶下，荆州大地涌现出来的大文人。”“所谓楚，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六国之一的楚国。我们潭子湾，就是当时楚国的领地，这一时期的文化就叫楚文化。例如东晋的车胤，就是大文人，他所住的地方，就在离我们这里不远的北面，现那里还有囊萤台。后来车胤成为全国的名士，官至吏部尚书。读书时，他无钱买油夜读，就扑萤火虫，装在白纱袋里照书夜读，《三字经》里‘如囊萤，如映雪’就是指的他。”王竹溪认真地说：“这多辛苦啊！”门底师继而诱导：“吃得苦中苦，才能做人上人啊！”这样的言传对王竹溪启发很大，直到他在武昌荆南中学上补习班时，都坚持孜孜不倦苦读。有年暑假回家，一天深夜，他正在全神贯注地温习功课，突然堤段出险，外面鸣锣报

警，家人喊他快跑，他还以为在武昌，急问：“哪条街失火了?!”

大哥治昆在世时，常常讲“三袁”的故事给竹溪听。一次，大哥拍了拍他的肩，拉着他的手走出堂屋，登上高处，向西南方向一指，对他说：“你顺着我手往那边看，离我们只有几十里的孟家溪，就是晚明文学革新派‘三袁’的家乡。”“哪三个园?”竹溪问。大哥耐心地说：“不是三个园。我说的‘三袁’，是指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他们是三兄弟，一母所生，后来他们都先后考中了进士。”“真不简单，哥哥，你、二哥加我，不也是三兄弟吗?如果我们都考取了进士，不就是‘三王’吗?”竹溪天真地类比说。“不能这样简单的比，现在科举制度不存在了，新制度行将建立。我们所学的知识内容，要比‘三袁’多而深，你说的是吗?”“啊!”竹溪惊道。大哥接着说：“我所说的，不是说不向‘三袁’学习，我是指的我们所处的时代与‘三袁’不同啊。什么不同呢?就是社会在进步，这一点谁也阻挡不了，再就是知识在更新，这些你暂时还不理解，将来你走出潭子湾，受到高层次的教育时就懂得了。”小竹溪连连点头。

在父亲和两个哥哥轮流执教的这所家庭学校里，好学上进的学风逐日形成，影响所及，终其一生。

一年春节，王竹溪家宾客满堂，麻豪口街上及周围乡村玩狮子、舞龙灯、骑竹马的络绎不绝，热闹非凡。可是，小竹溪不为此而分心，只见他手握泥块，在墙壁上照着大门旁的对联描字，笔画秀丽，引起宾朋惊异。其中有人问：“竹溪，你怎么不去看龙灯?”竹溪望了望问话人，一本正经地答道：

白日莫闲过，
青春不再来。
窗前勤苦学，
马上锦衣回。

“小小年纪，真不简单！”客人们齐声夸奖。

1919年到1921年的3年间，王竹溪及其姐妹们除了父亲、哥哥的教导外，还先后受到塾师章怀之、范德亮的教育。他不仅学习了《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唐诗合解》、《左传》，还阅读了《封神演义》、《水浒》、《彭公案》、《七侠五义》等大量的课外读物，以此养成了手不释卷的求知习惯。王竹溪后来回忆说：“当时说话也依照小说上的口气。”

1922年春，王竹溪进入公立麻豪口小学。这是他在故里受新教育的开端。小学设在堤防局，有校长、老师多人，他们中有的在武汉上过师范院校，也有满腹经纶的老先生。这些老师曾先后到县城接受过培训，因而学校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较私塾大不相同：一是课程设置有国文、算术、自然、音乐、体操；二是按学生程度分班，以班集中授课；三是有明确的上学、放学、课间休息、星期日（时称礼拜日）不上学的时间规定。

王竹溪到了公立小学，如鱼得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各科作业。不久，老师发现这是个思维敏捷，接受能力强的拔尖学生，对他很器重。

在麻豪口小学学习期间，王竹溪不仅各科成绩优异，而且对练书法也很认真。他在《回忆童年的一些事》中写道：“……练习何绍基字体和《魏碑》、清道人的字，还学过王羲之的《黄庭经小楷》，但学得不好。现在想起来，假如学欧阳询的字，会好得多。以后学习孙过庭《书谱》及怀仁集《圣教序》，学行书的效果不好。”这一时期，逢年过节或遇什么喜庆，麻豪口街上的富户、商店都恭请他写楹联，有的人还请他写碑文。

不知不觉，王氏家族及其亲友，不约而同地将王竹溪树为孩子们学习的楷模。同姓人教育子女必说：“要学你三叔（因王竹溪在兄弟中排行第三）认真读书练字”，姻亲对子女则说：“只有

像你三舅专心学就好。”

王竹溪后来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家风的熏陶实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初 出 茅 庐

20 年代初期，荆江两岸水灾连年，潭子湾一带的私塾和公立学校经常停停办办，老师时来时去。王竹溪虽然读书专心，但也不能不为此受到一些影响。1922 年暑假，二哥铭西从武昌学校回家，对父亲说：“四喜在家乡读书，实是荒废学业。”“你们给他想个办法，我也早就在考虑这一件事。”王才俊这样回答。他早就想让三儿子竹溪离开家乡，出门找个好的学校求学上进。在他眼里，竹溪自小天资聪颖，好学向上，将来必定大有作为。

就在这年暑假结束后的金秋时节，12 岁的竹溪由二哥领着，带着几本书离开了家乡。他穿着一套青布制服。临行前继母将他要用的衣物行李洗净收拾好，装在一口小箱子里，并交待了一番，父亲又再三嘱咐他要尊师，要勤奋。王竹溪一一牢记在心。姐妹们看到两个哥哥先后到大城市上“洋学堂”，现在四喜又将到省城求学，心里好不羡慕。

王竹溪想到平日同姐姐妹妹朝夕相处，白天晚上都在一块读书写字，或猜谜语、讲故事，现在自己要出外求学，而姐妹又不能同去，心里好不纳闷，他想：“女子为什么就不能出外上学？”

竹溪随二哥从公安斗湖堤搭小火轮逆水而上。30 公里的长江水路，两个多钟头就到了沙市。“呜……”一阵长长的汽笛声，小火轮在沙市“洋码头”靠岸，只见岸边停着无数轮船和木帆船，街上行人熙熙攘攘，两边商店货物琳琅满目，高楼大厦不少。自 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根据不平等的中日《马关条

约》，开沙市、苏州、杭州为商埠，从此，沙市日渐繁华。当时，乡间有这样的俗语：

天下市，算沙市，

天下口，算汉口。

当然，这只是乡间人坐井观天的见识。

12岁的王竹溪初次来沙市，感到处处都是那样新鲜，一想还要到更大的码头汉口去，心里装满了憧憬。

第二天上午，他随二哥又搭上开往汉口的江轮，沿途停靠石首、岳阳、新堤、蒲圻等码头，饱览了长江风光。经过两天一夜航行，忽然听一乘客高呼：“汉口到了！”他和很多人都朝远方望去，只见隐隐约约的高楼大厦一望无边，竖着高大烟筒的各式轮船、耸立桅杆的木船，连接天际。轮船继续前驶，前方两岸的景物越来越清晰了。一会儿，只见一座大楼耸立云端，“当！当！当！……”连敲了5响，一位老乘客说：“到了江汉关！”

“准备下船！”二哥对竹溪喊了一声：“跟我走！”竹溪拎着一个小袋子，跟着二哥和下船的人们一道扶着舷梯上了码头，旋即上轮渡过江。不一会，二哥对弟弟说：“武昌到了。”上岸后，二哥喊了一辆人力车，兄弟俩带着行李上车坐定，拉车人转弯抹角，在一家旅店门前停下，店里的人跟二哥挺熟悉，忙迎上来打招呼。这天晚上，王竹溪久久不能入睡，几天来的经历在脑海里浮现，他打开笔记本，在电灯下写下了这难忘的旅行。

第二天早上，竹溪随二哥走到一条新旧房子挟拌的街上，进入一座大门，抬头一看，“荆南中学”四个大字嵌在门墙上。

走进一间屋，里面坐着一位三十来岁身着长衫的老师，二哥向老师作了介绍，竹溪向老师行了一个鞠躬礼。

老师问：“为何要来武昌读书？”

竹溪随口答道：“武昌读书见多识广，学的知识更多些。”

接着，老师还问了姓名、年龄、籍贯、原在哪个小学读书、读过哪些书等。王竹溪虽是初次从农村来，但举止大方，谈吐清楚，引起了这位老师的兴趣。

学校满意地接收了这个学生，确定让他先参加入学考试。阅卷后，学校认为他国语基础较好，但需要补习数学、英文两科，于是，安排他参加初中乙班补习班学习。

王竹溪在乙班补习了一个学期的数学、英文。到了 1923 年春季，经过测验考核，王竹溪被评定为：进步很快，成绩合格。他正式进入初中一年级乙班学习。

荆南中学是一所私办公助学校，面向全省招生，荆沙地区的老师、同学较多。公安县籍的同学有邓昌德、邹澄享、邱才进、甘露生等十多人。学校地址在武昌城内牙厘局街，东北面紧靠蛇山。武昌是辛亥革命的发祥地，学校老师和同学多数政治思想较进步，学习空气也相当浓厚。早在清末张之洞执政湖北期间，就注重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当时湖北籍出国留学的学生与全国各省比较，名列前茅。王竹溪由农村私塾、小学步入大城市的新型中学，在思想境界和知识领域方面无疑是一次飞跃。

入一年级不久，王竹溪国文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作文经常受到嘉奖。与此同时，他专心学习数学、英文等科目，特别对数学最感兴趣。数学课上，每当老师讲到难点、重点，他就像进入了一个个知识的迷宫，探珠得宝的欲望不能自抑。课后，他独立思考，经常提出不懂的问题，请教老师。星期天，他爱到武昌街上各书店猎取自己喜欢的书籍，或作湖北图书馆的常客，有时还过江到汉口街上书店看书、买书，以摄取知识。

“东亚病夫，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吾辈学生必须洗刷干净！”一次体育课上老师这样说。下课后，王竹溪的脑海里仍在思索“东亚病夫”这四个字的含义。从此，他注意体育活动，打球、